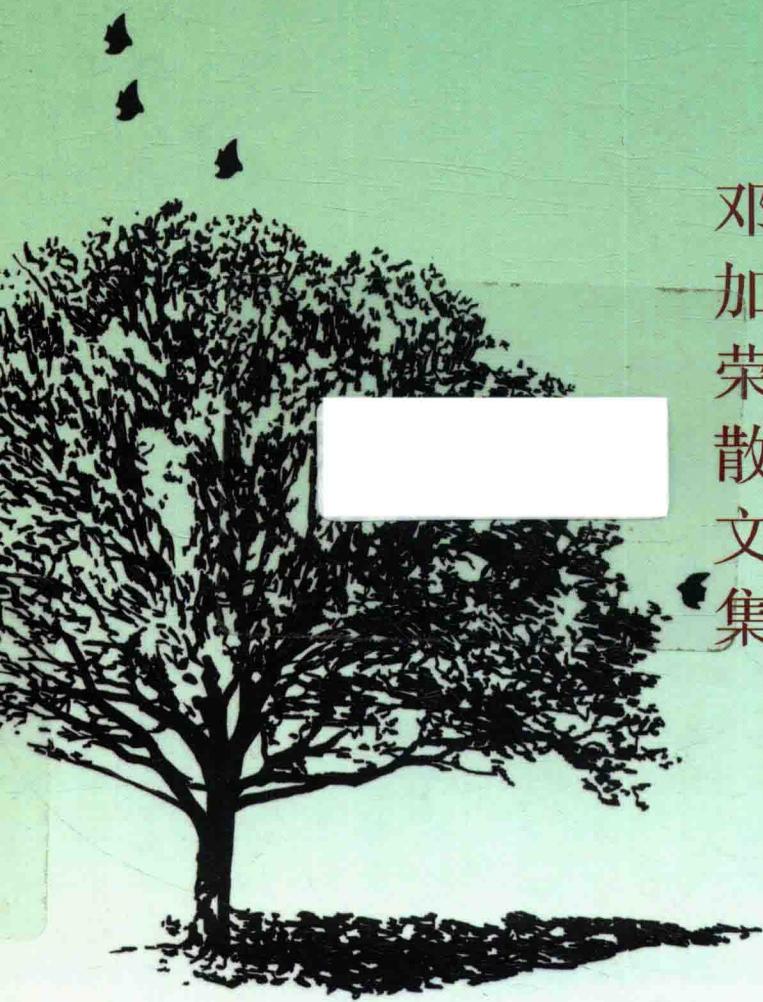


# 已鳥对老树说

邓加荣散文集



# 已鳥对老树说

邓加荣散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鸟对老树说:邓加荣散文集/邓加荣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1635-5

I. ①飞… II. ①邓…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6397 号

责任编辑 徐广琴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6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插页 1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635-5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目 录

## 第一辑 哲理的红蜡烛

飞鸟对老树说	3
绿	9
湖水、森林和年轻学者的话	12
时间琐谈	15
天上的日落	20
愿新年的钟声，给你带来一个新的黎明	23

## 第二辑 庭院交响曲

庭院	27
屋顶	30
窗外	33
墙脚	36
鸟鸣	39

养花	43
母亲肚子里的民间文学	47
一捧素洁的睡莲	58
两盆蟹爪兰	63

### 第三辑 百年夫妻重晚情

怎么做“少年夫妻老来伴”	69
我和老伴千步走	72
百年夫妻重晚情	75
“走进”与“走出”孩子天地	79

### 第四辑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巍峨长白山	85
我爱林奈草	92
挖野蒜	96
采蕨菜	99
在与祖国亲近的日子里	101
三角龙湾与五个归来人	103
吉林雾凇	108
兴凯湖，北方的一颗明亮的星	112
黑河一日	115
冰城 冰节 冰心	122
古道 黄金 白夜	125

我向火区走去………	129
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一周年祭………	134

## 第五辑 万水千山总是情

我站在枫桥上………	149
三峡抒情………	152
昆明石林………	158
漓江烟雨………	162
西湖夜色………	165
悠悠秦淮………	169
在古踏歌岸上………	173
牡丹和牡丹花城………	176
山环水绕越女乡………	179
月白风清富春江………	182
醉翁亭游记………	185
天下名寺有琅琊………	188
凤阳行………	191
泉水叮咚的崂山………	194
庐山的瀑布………	196
柳州龙潭公园………	198
儋州东坡书院………	201
海口五公祠………	204
大连——金色的海湾………	207

一座被遗忘了的名山	210
不是空中楼阁的空中楼阁	213
嫘祖的故乡	216
高楼名酒话蒲州	219
从风陵渡到潼关	222
汉中随笔	226
沔阳道上草离离	229
寻找尘封的轨迹	232
独留青冢向古今	235
北戴河记游	238
碣石山,你在哪里?	242
又见大海,又见北戴河	246
海滨食蟹	250
长城头——老龙头	253
白洋淀——重新荡漾起来的水天	256
厂甸的风车和大糖葫芦	259
长廊散记	262
城北旧事	265
十渡——小桂林	268
留香馆记事	271
港岛之绿	274

## 第六辑 教育诗篇

心灵的学校	279
海滨的孩子	291
王国生：爱的教育	293
做梦也想读书	308
攻读于长白山下	317
我的几位文学老师	329

## 第七辑 我与几位文化名人面对面

永远是一片贞洁童心的冰心	347
接生过五万婴儿的林巧稚	350
性格明朗照人的茅盾	354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杨献珍	357
千古奇冤的吴晗	361
历史有机会让我写出第一本《马寅初传》	365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孙冶方	368
一代学者风范的薛暮桥	371
百岁经济学家陈翰笙	376
亲自为我题辞的刘白羽	379
她在讲述自己的童年	382
琼瑶的乡情、友情、爱情	385
我请新凤霞吃饭	406

我为六小龄童写传	412
李谷一与《乡恋》	419
叶佩英与《我爱你，中国》	431
蒋大为，一个大有作为的人	435

## 第八辑 异域情怀

二战后的莫斯科记忆	441
奔驰在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上	447
又见莫斯科，又见喀秋莎	456
难忘的萨格勒布之夜	476
编后：诉衷肠的话	479

第一辑  
哲理的红蜡烛



## 飞鸟对老树说

### 老树的独白

村外路旁，一株老榆树孤独地摇曳着疲倦的影子。西北风还没有呼啸吹过，它已落尽叶子，只剩下枯黑僵直的枝丫，在撞击着灰蒙蒙的苍穹。

黄昏的道路遥远且长。它，忘记了要在月光下踯躅荒原的神游，只在朦胧的夜色里暗暗絮聒，追忆着过去满身是榆钱的美好时光。

走过的道路一条又一条，流逝的时光一年又一年。疲倦的黄昏拖着万古愁怅，去掩埋泣血的残阳。

潮湿的雾冉冉地升起来了，模糊了河滩，模糊了草地，模糊了一片梦幻的山岗。

撕下的日历一张又一张，采撷的岁月一篮又一篮。快要枯竭的山泉，裹挟着生命的激越亢奋，去倾吐心底里的一滴滴的悲凉。

惨白的月亮缓缓地升起来了，映照着往事如烟，岁月如烟，芳草如烟，歧路如烟；映照着一幅幅褪了颜色的人生画卷。

秋灯一盏盏地熄灭了，露珠儿一颗颗地滴落了。荒芜的冷月，荒芜的寒星，带着沉重的忧伤，去抖擞微茫黯淡的宇宙萤光。

心头的烦恼，漫无情思地泛溢起来。聚也难说，散也难说；情也难说，恨也难说，得与失换来的都是一片苦涩。

莽原有一篇诉说，黄昏有一篇诉说。遗弃的河流带着无可掩饰的浑浊，默默地从崇山中流过，从榛棵中流过，从村庄前流过。

我们看到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匆匆地过去了，过去了！不论是衰草的瑟索，枯叶的婆娑，还是虽则让人忧怨，但却依然让人留恋的生活。

## 童年的梦

快到黎明时刻，弯月西沉，星星像雨滴似的唰唰地坠落。这时，长空和大地搂抱得更紧了，颤抖得更厉害了。它，村外的老榆树，昏昏地睡着了，做着一片片金黄色的梦。

童年是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嫩得鹅黄鹅黄。太阳有点偏爱，送来过多的温暖，过多的阳光。于是，我的躯体里，我的脉管里，胀得鼓鼓的欢乐，胀得鼓鼓的生命要素——常青的绿色汁液。

童年是一只小船，一只小船，船帆软如云烟。大海有些偏爱，送来海风的无限温柔，送来海水的透明湛蓝。于是，我的船舱里，我的甲板上，堆得满满的珍珠、扇贝，堆得满满的珊瑚、玳瑁——大

海的一切家私。

童年是一支笛子，一支笛子，系着五彩的丝穗。歌手有些偏爱，吹出来的都是甜润的笛声，都是抒情的歌曲。于是，我的整个腔体里，我的每个笛孔里，都流出汩汩的爱的清泉，都流出欢乐融融的幸福祝愿——邃密心声的最美好的和弦。

### 老树对飞鸟说

蓝天像大海一样的清澈，白云像散开的放牧羊群。在闪光的白云上，映印着时来时去的飞鸟的影子。忽然，在小河边上啁啾地鸣起一片清脆悦耳的鸟声。一只丰姿俊采的黄鹂鸟停落在老榆树上，用细长的嘴梳理鲜艳的羽毛，多情地依恋着枯黑的枝头。老榆树仍然操着它那嘶哑的絮聒碎语，像是对着飞鸟又像是对着自己说：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叶子落了，绿色的梦已醒；悲剧演完，不会再有悲哀！

期待、幻想、追求，逛去了我多少激情；红的、紫的、黄的，都不是生活的色彩。她虽有柔情似水，但那却不是爱，不是爱！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该去的，一定会去；该来的，一定会来。

激荡的是，心田里的潮生潮落；无情的是，时序里的花落花开。心底里虽贮满了思恋的苦水，但那却不是爱，不是爱！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采撷的虽是泪珠，但却凝结不成红豆；燕子不是为了春天，它才飞来。

该奉献的，都已含着温情奉献了；该索取的，却是永远也讨还不清的债。夏夜虽有多少美好的梦，但那却不是爱，不是爱！

## 飞鸟对老树说

黄昏时候，落了一阵子雨，冰冷凄凉的雨。空气阴暗潮湿，西风吹来，残留的叶子瑟瑟抖动，悲凉无助地死死抱住枝头。没有抱住的，便一片片飘零而去，无言地坠落到泥泞的田塍上和垄沟里。黄鹂鸟栖息到残破凋零的鸟巢里，淋湿的羽毛得到了一丝丝的温暖。

“不要问我今天从哪里来，明天又飞到哪里去？我的朋友，请不要抛弃我吧，不要吝惜你那黄叶半已残落的枝头！尽管外面世界天高地广，云山万重，有无边无垠的春归之路；但我却苦苦地依恋着你，我的朋友，你这寒村路旁的一棵老榆树！我今夜，缱绻地依恋你枝头上的这个旧巢，就像古诗中说的，鶗鴂只择一枝宿。”

“十载岁月，十载炎凉，十载思乡的梦，十载异域的水阔天长。你该知道，我的朋友，你该知道我的梦幻与追求。难以述说的是，另一种难言苦涩。尽管是终朝管弦悠扬，锣鼓铿锵，轻歌曼舞，翠袖红裳，昼夜不停地旋转，昼夜不停地奔忙于粉墨登场。但我始终疲倦地寻觅着，寻觅着一支难以捕捉的曲子，一个难以捕捉的影子。”

“你该知道，我的朋友！多少年前的今夜，也像今天这样的凄风冷雨夜晚，曾经发生了什么？那天，时光只微微地发生了一次小

小痉挛，大地便在不显眼的地方，创造了一个极为弱小的生命——我。从此，清风明月、淙淙流水和你枝叶的窸窣碎语，都伴随了我的歌声。你那不断向上伸长的枝桠，将我向蓝天高高地托举。你的无穷的爱，已经满满地倾注到我的小小肢体里，我还在张着嘴，等候你叶片上滴落下的甜蜜的生命露珠。岁月，使我翅膀上的羽毛一根根地丰满起来；岁月，使你的叶子从生命之树上一片片地脱落下去。今天，我已有很多的荣誉，很多的财富，但我却饥渴得要命，就像长途跋涉在荒漠中已经筋疲力尽的行人。”

### 荒凉的小夜曲

乌云撕开了破绽，天空中露出一轮苍白、忧郁的月亮。它那寂静的、凄伤的无言之美，让人感到惊悸，销魂，心灵震颤，也使人怆然泪下。黑色的模糊影子远远地退去，银色的雾漂浮在田野上，大地沉入到冷气逼人、恍惚困惑的无垠大海里。

“问世间，情是何物？这是八百年前，北国的一个诗人向天地发出的直语。我，曾经穿越万里凝云，千山暮雪，千百度地翱翔在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里，一直在痴心地寻觅着，寻觅着爱的真谛。有的人说，爱是燃烧，但燃烧的只是生命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生命。有的人说，爱是幸福，但幸福总伴随着一个物欲的情敌，它总是无休止地和你纠缠在一起。有的人说，爱是冲动，随青春而来，伴青春而去；若要是如此，哪里还有天长地久，生死相许？海有潮生潮落，月有阴晴圆缺，时有秋冬春夏，人有生离死别；而爱，却是

永恒的物体。因为，爱是两个心灵的直接撞击，哪怕只发生在一瞬间，也不会被无际的时光波涛给冲逝而去。”

“你不要问我会不会离去，我的朋友！只要你心底里明白，我的根一直培植在你这里。世间有两种爱：永恒的和瞬息的，无限的和有限的，心灵的和肉体的。有限的爱，要求占有，绝对的自私；无限的爱，追求的只是爱的本体。肉体的爱，是烈火一般地燃烧；心灵的爱，是夜露滴进湖水里的沉溺。它永生在岁月之中、视野之外，永生在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运行里。”

(原载1995年第5期《啄木鸟》)